

中国现代作家 谈创作经验

上

武汉大学中文系资料 文艺理论教研室合编

中国现代作家谈创作经验



武汉大学中文系 文艺理论教研室 合编
资 料 室

编 者 说 明

这本资料是为满足教学需要而仓促编成的，主要辑录了中国现代部分作家介绍自己代表作品的创作经过、体会、经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资料欠缺，以致挂一漏万，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谨此说明，并望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九月

目 录

鲁 迅

《呐喊》自序.....	(1)
《自选集》自序.....	(6)
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9)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0)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14)
《中国新文学大序》小说二集序(节录)	(15)
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	(17)
忽然想到(九)	(17)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19)
《阿Q正传》的成因(节录)	(20)
致王乔南(1930年10月13日)	(25)
答《戏》周刊编者信.....	(25)
寄《戏》周刊编者信.....	(29)
致徐懋庸(1936年2月21日)	(30)
《出关》的“关”(节录)	(31)
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一部分 节选)(周遐寿)	(34)

郭沫若

我的作诗经过.....	(39)
我怎样写《棠棣之花》(节录)	(50)
《虎符》写作缘起(节录).....	(55)
《王昭君》后记.....	(60)
我怎样写五幕历史剧《屈原》	(62)
《高渐离》校后记之二.....	(68)
《孔雀胆》的润色.....	(69)
附：郭沫若同志谈《蔡文姬》 的创作(节录) (朱青)	(73)

马 烽

《三年早知道》的写作经过.....	(81)
-------------------	------

王汶石

答《文学知识》编辑部问.....	(85)
漫谈构思.....	(98)

王愿坚

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 ——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	(118)
--------------------------------------	-------

巴 金

激流总序.....	(133)
谈《家》	(135)
谈《春》	(143)
谈《秋》	(158)

白 桦

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创作《曙光》所想到的.....	(181)
-------------------------------	-------

老 舍

- 《龙须沟》写作经过 (205)
《龙须沟》的人物 (207)
我怎样学习语言 (212)
我的经验 (216)
一点小经验 (223)
语言·人物·戏剧
——与青年剧作者一次谈话 (226)

齐燕铭

- 旧剧革命划时期的开端
——革命京剧《逼上梁山》是怎样创作的 (231)

艾 華

- 生活 人物 故事
——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253)

曲 波

- 关于《林海雪原》 (269)
附：忆侦察英雄杨子荣（孙大德） (275)

冯德英

- 我怎样写出了《苦菜花》 (286)

刘心武

- 有根花才香 (292)

刘白羽

- 给人民作一个通讯员
——《早晨的太阳》序 (299)

李 季

- 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 (315)

李 准	
从生活中提炼	(322)
我怎样写《不能走那条路》	(329)
向新人物精神世界学习探索	
——《李双双》创作上的一些感想	(334)
我喜爱农村新人	
——关于写《李双双》的几点感受	(343)
《大河奔流》创作札记	(352)
李英儒	
关于《野火春风斗古城》	
——从创作到修改	(363)
杜鹏程	
《在和平的日子里》后记	(370)
日记摘录	(373)
关于情节	
——塑造人物中的一个问题	(374)
沙 汀	
漫谈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	
——在一个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384)
陈 思	
从《十五贯》整理工作中所学到的	(399)
附：论《十五贯》的改编（夏衍）	(409)
吴 强	
谈《红日》的创作体会	(414)
苏叔阳	
从实际生活出发塑造人物	

	——创作《丹心譜》的几点体会	(426)
周立波		
	深入生活 繁荣创作	(433)
所云平 史超		
	愿望与探索	
	——话剧《东进！东进！》创作体会	(441)
郑天健		
	关于《刘三姐》的创作	(448)
杨沫		
	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过程	(465)
	谈谈林道静的形象	(473)
杨朔		
	《东风第一枝》小跋	(485)
茅盾		
	《子夜》后记	(487)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489)
	再来补充几句	(492)
	我怎样写《春蚕》	(495)
	关于《林家铺子》的一封信	(500)
	《腐蚀》后记	(502)
姚雪垠		
	《李自成》创作余墨	(506)
赵树理		
	《三里湾》写作前后	(531)
	附：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 (董均伦)	(543)

柳 青	
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	(548)
怎样评析徐改霞	(552)
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553)
附：王家斌（柳 青）	(563)
悼柳青（海潮 愈升）	(572)
胡 可	
《槐树庄》题材的来历	(585)
张天民	
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创业》剧本创作回顧	(589)
贺敬之	
《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	(614)
夏 衍	
关于改编的若干问题	(624)
漫谈改编（节录）	(653)
徐 迟	
文艺的现代化	(656)
谈报告文学 ——在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的报告	(664)
附：一个报告文学作者谈报告文学 （《长江文艺》记者）	(691)
峻 青	
《黎明的河边》的创作 ——答青年读者的公开信	(702)

曹 鹏

- 《雷雨》序（节录） (709)
怎样写《日出》（节录） (711)
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节录） (722)
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节录） (725)
附：曹鹏同志漫谈《家》的改编
（《剧本》记者） (727)
曹鹏同志谈剧作（节录）（张葆辛） (728)

梁 信

从生活到创作

- 吴琼花形象的塑造经过 (731)
论“四人帮”的“高大完美”及其它
关于《从奴隶到将军》的一封信 (747)

梁 斌

- 漫谈《红旗谱》的创作 (757)

梅少山

- 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漫谈 (789)

臧克家

- 学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 (799)

魏 巍

-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809)

附 录

- 谈《红岩》的写作（闻一石） (813)

《呐喊》自序

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们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

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药方，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认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

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化，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谈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太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

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 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也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

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的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

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录自《呐喊》，《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

《自选集》自序

鲁迅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骤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